

夜光杯

旅人 梅子涵

不是年少、年轻的岁数了,不再那么热切地盼望着新年到来。

希望日子慢慢走,像头憨厚的小毛驴,而不是骏马奔腾。

总是奔腾多可惜,高铁疾驶,一个小时已经从一个省闯入另一个省,好像根本没有窗外:小河清澈,四方田地,农家炊烟,朦胧山脊……世界只剩下了匆匆出发和抵达。

旅人不只是出发和抵达,途中的看见、听见也都是他们的内容,是票价包含的,丰子恺的漫画《半票乘客》画的正有这意思。几个半票的小孩,跪在窗口的凳子上,津津有味地看着窗外的风景闪过,天性兴致勃勃,不辜负路途,看得比全票乘客还要多。

一生的人,本来就是一个大途中的人,小途中组成大途中,一段一段,一节一节,一章一章,虽然不是事先的构思、谋局,开头和结尾也由不得自己的铅笔、钢笔,但终究也是一本很个性的长篇小说。有的段落像诗,有的章节零零落落拼不成散文,有的是一场滑稽戏,有的则还是



节日印象之蒸馒头(纸本设色) 徐旭峰

人有三性:天性、本性和人性。天性,是建立在天性和本性基础上的。天性与本性的完美结合,构成完美人性。

人的天性,与生俱来、先天就有。说白了,就是天生的动物性:吃喝拉撒、游乐玩耍;弱肉强食、男欢女爱。说学究一点,就是维持个体生存和种族延续的生理需求与祈求安全谋求尊重获求爱情的心理需求。

人的本性,是人从本质上区别于动物性、在天性的基础上通过人类社会活动逐步形成并完善的社会性。语言举止、性格修养;文化艺术、道德规范……每一个

梯上的时间。

一会儿就上去了。一会儿就下来了。

停不住的。

在停不住中停住了看看,听听,就是让停不住的在心里留下,留下些值得的流连忘返,那会是当时的触动,后来的感动,流连忘返就是停在了停不住里。在停不住的扶手电梯般时间里,前后左右都会有些美丽、美好,无数人的一生钟情和爱不正如此相遇的吗?还有无数的,小欢喜、小动情。

那个可爱的动画片歌曲唱着十来岁小女孩千寻的心里之声:“就此告别吧/水上的列车就快到站/开往未来的路上/没有人会再回返/说声再见吧/就算留恋也不要回头看。”

它真是符合年少和年轻!

可是我们,还是想细嚼慢咽碗中的这一餐,吞咽下的是春的下秧、秋收获,辛苦人生,换的是一口口的味道,仔细地尝出盐鲜和油香,是活出来的智慧和珍爱。悠悠地溜达,数着脚下的步子,踏下珍惜,抬起也珍惜,是看似潦潦草草、大大咧咧的多少年练习而成的数学、哲学。

其实,年少、年轻时,除了喊着热烈而生硬的口号,也是会想起更小时的游戏和糖果,后来的课堂和连衣裙,语文课本,数学考卷,黑板一擦一地粉笔灰,铅画纸上的小房子和

烟囱、弯弯云朵、弯弯小河,体育课上的长跑道、足球场,音乐课上学会的旋律和歌……

可是年少、年轻,不急急忙忙也被驱赶着急急忙忙,不然进不了想进的学校,得不到该得的职业证,抢不到票,上不了车,不把米背回家,锅朝天,那更是没有炊烟没有命,活着毕竟还是长篇小说的第一章!

抒情、缠绵被搁在了十三岁的路边,三十岁的途中,那正是生命的段落大意规定的省略,从简才可以走往丰富,急促换得往后的从容。

一直往前和频频回头是不同年纪的标题。写完了《青春之歌》,才荡漾在了《金色池塘》里。到了《老人与海》的年纪再出海捕鱼,那的确是弘扬了精神忘记了情理。写作的人是海明威,阅读的人是我们,可以那样读,也可以这样读,不同的年纪不同的读法,不讨论共同结论,讨论共同结论既不是文学的规定,也意味着人生的不成熟。

我以为自己成熟了些了,便接着就以为,他们写他们的文学小说,我们写我们人生小说,文学小说本就是看着人生小说而写的,人生小说也看着文学小说而落笔,彼此有些信任,彼此也自信,这应该是可以的,这当然是可以的!

我很想为自己造一辆

人,无不打上社会的烙印,说的就是人的本性。天性是不变的,本性是可变也可不变的。如何变、怎么变、变多少?取决于人的经历见识、阅历见解。“择其善者而从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性不但可变,而且是千变万化。“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说明本性是难改的结果,而非原因。

天性与本性,一字之差,谬以千里。把本性说成天性,把天性当成本性,混为一谈,到头来怕是误了可贵的人性。

慢吞吞的黄包车,自己坐着,自己拉,可以随意停在想停的巷子和弄堂,没人来贴条要罚款。

也那么想坐回到绿车厢的窗口,那硬木板的座位也舒服,挤着坐下的陌生旅人,相互打听来处的乡下、去处的城里,说着零碎的人生、情景,不防备,不欺骗,互相照应,车轮在铁轨上缓缓停下又缓缓启动,俯身窗口,买一小包花生米,几个茶叶蛋,不先进的年月,拮据的旅途,心平和,呼吸平和,每一段路程都有记忆,像温温的老酒,袅袅的香气,缭绕成岁月小故事,常在心里蹦蹦跳跳。

我想起小时候乘慢火车慢轮船,途中时间不长我会惆怅,很快就下了火车下了轮船,我总是频频回首,看着那些仍旧站在甲板、坐在车窗口的人,觉得没有人再比他们开心。外祖母催我:“快走吧,毛毛!”

原来我小的时候已经有些珍惜和缠绵。

催我的外祖母在很多年前已经下了她的火车和轮船,不知去向。

虽是不那么热切地盼着今年过去,明年来到,但是来到终究还是偏要来到。说着慢些,说着珍惜,并不是害怕和颓丧,那个可爱的动画片继续唱道:“每个恋家的孩子/都要扬起远行的帆/生命无限渺小/却同样无限恢弘/你为寻找或是告别耗尽一生/

我也足够让人心动。”

“亲爱的旅人/你仍是记忆中人的模样/穿过人群走过人间/再去往更远的远方/你灵魂深处/总要有这样一个地方/永远在海面漂荡/在半空中飞翔/永远轻盈永远滚烫/不愿下沉不肯下降。”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唱得也是浪漫飘扬!欢迎新年到达!

“人之初,性本善”,只因一个“本”字,误解为“人之初,本性善”的,大有人在。其实,性本善,是愿望。人一生下来,就是一个自然的生物人。善不起也恶不来,无善亦无恶。无意识,也无自我意识;无知识,更无自我见识。所谓“人之初”,讲的是从婴幼儿到少年青年通过语言思维行为逐步发育成长的社会化过程。本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就是社会性。

人,是有血有肉的自然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天性理应得到

我也足够让人心动。”

“亲爱的旅人/你仍是记忆中人的模样/穿过人群走过人间/再去往更远的远方/你灵魂深处/总要有这样一个地方/永远在海面漂荡/在半空中飞翔/永远轻盈永远滚烫/不愿下沉不肯下降。”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唱得也是浪漫飘扬!欢迎新年到达!



桥·河埠头·枕河人家杂谈

陆金生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确实如此,长三角地区绝大多数是江南水乡,与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上海市,除了市中心之外,也属江南水乡。江南水乡人家,因水而聚,因水而兴,因水而盛。

而桥,河埠头,枕河人家,又是江南水乡特有的建筑。

桥,就是桥梁。本文所述之桥,不是指现代化的,跨越长江、黄浦江、苏州河上的大桥,而是特指已传承几千年的,古诗文中描绘的“小桥流水人家”中的桥。

自己已故画家陈逸飞所画的江苏昆山周庄的“双桥”蜚声中外之后,曾一度掀起了一股江南小“桥”的热潮,各类画作、摄影作品、影片、诗歌、散文等艺术作品涌出;对江南水乡桥的材质、形状风貌、历史传说、名称由来等的述说,名目繁多,美不胜收。

但是不管如何描述、介绍,千百年以来,便于河两岸民众的往来、交流,才是桥的基本功能,这也是江南水乡人家建造桥的必要性,所以被称为“小桥流水”。

河埠头,河边的码头。笔者最早知道这三个字,是读了著名教育家、作家叶圣陶先生所写的《多收了三五斗》这篇文章。叶老师是苏州吴县籍人,他的家乡用直也属江南水乡。他所指的“河埠头”,实际上是河的水运码头。我的家乡江湾镇,在我孩提时代也属江南水乡。可是在我的认知里,不叫“河埠头”,而叫“水桥头”。它不仅仅是船的靠岸码头,更多的是江湾镇的大人、小孩每天日常生活的场所:淘米、汰菜、洗衣裳及小孩玩耍的地方。当然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之前的事了。

在农耕社会的江南水乡集镇,都有一条母亲河,一般叫“市河”。集镇的商业网点也都集中在市河岸边,因为水上运输是江南水乡的交通要道。而四通八达的市河,都与长江、黄浦江、吴淞江(下游今称苏州河)、太湖、淀山湖等相通。所以市河的水流也都是活水,尤其潮涨潮落之际,流动更快。

但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工业化了,也带来了负面效应,就是环境污染,尤其体现在水质的污染,而那些自然界原生态的东西,与人的距离越发远了。在上海近郊,谁还用河水来洗刷日用品?

江湾镇的水桥头也早已消失了,只能去奉贤青溪、嘉定南翔、青浦金泽等地寻找记忆中的水桥头:从河岸的河中斜铺的石板台阶。

枕河人家。也许对不少人来说,“枕河人家”是个陌生词汇。凡还保留着江南集镇的地方,都有这种沿河的建筑。“枕河人家”建筑,犹如今天楼房的外阳台,就是在沿河人家的房屋建筑中,有部分建筑伸出河面;这伸出的建筑,河中竖着石柱或木柱加以支撑。也许现代楼层的外阳台,就是参照江南水乡集镇劳动人民创建的枕河人家式样的。

这种枕河人家,也可以与船上水上人家进行小贸易及交往。枕河人家住户也可参照从井里打水,从河里吊上河水作家用,免去在水桥头轧闹猛了。其中也免不了少数人干一些不道德的事,往河里扔倒污物。虽然对流动着的河水也无伤大雅。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河埠头、枕河人家乃至小桥都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了。只有在前文所举几个目前尚存的,而且已作为旅游景点的集镇,才能见到他们的踪影。

深秋,“父亲的水稻田”迎来秋社庆典活动。我们重回稻田,再次看望那些顺利完成使命的风雨旗。

2022年春日,“稻长”周华诚说,要在“父亲的水稻”里插上二十四面风雨旗,那将是一面巨大的旗帜。旗帜是长条形的,它们将随风起舞,在稻田上空守护稻田100多个日夜。

其中有一面旗,由稻友们完成。葱花有个创意:每个稻友好似一粒稻米,我们在长旗上画出一粒粒稻米模样,稻友们可以在“稻米”上作画,也可以从旧衣服上裁下一块布,缝制在旗帜上。

女儿小云是资深小稻友。常山五联村和天安村的那片稻田我们去过很多次,虽不能时时见到它,但可以通过参与风雨旗的绘画,让旗帜代表我们守望稻田。

她在属于她的那粒稻米上,画了她喜欢的小王子。小王子居住在B612星球,他的星球是黄色的,像月球表面一样有凹凸的小小环形山。小王子可以坐在他的星球上看到我们的稻田。她边画边告诉我,小王子穿绿色衣服,围黄色围巾,他边上的玫瑰花被罩在了玻璃罩子里。

为什么要把玫瑰花罩住?那不是没有自由了?我问。

不!玫瑰花怕风,她很娇弱,玻璃罩是给玫瑰花防风的。

小王子在他的星球上,一天之内看过了

43次日落。那么,在我们的稻田,小王子将看到地球上100次的日落。我给小云画的小王子取了“守望”二字。

守望,是一种坚守、呵护,也是一种相信。守望,是太阳落了,星星暗了,大风刮走了,鸟儿飞离了,所有人都回家了,就你还在那里,坚守在那里——永远充满信心。

守望,是相信。相信十里稻花香,相信粒粒归仓,相信挥洒过汗水的人,眼中有光。

稻田里的风雨旗

何婉玲

稻田在我们的守望之下,风调雨顺。

葱花说,最初她想在旗帜上就写四个字“风调雨顺”。可能太单调了,被设计师赵统光直接否决。

葱花是水稻研究院的,对于一个整日与水稻打交道的人来说,没什么比“风调雨顺”四字更有重量。

如今的旗帜也很好,分量更重了,因为缝制上了更多人的寄托和希望。

有的带来了读书年代的校服T恤,那是听过浙江大学风声雨声读书声的一粒“米”;有的带来了马拉松的队服,那是跑过很多城市,见证过很多汗水的一粒“米”;有的带来了每次出差都会用的背包上的一块布,那可能是走过国家最多的一粒“米”;我带来了小

云一件绣有两只鸚鵡的T恤,她小时候总爱来回抚摸鸚鵡身上的锈片,以变幻出不同颜色,那可能是被一个热爱稻田和飞鸟的女孩抚摸过最多次的一粒“米”……

“稻道相传”“稻米粒粒似珠玉”“万物生”“我送上千万个音符”……许多祝福写在了风雨旗上。

二十四面风雨旗伫立在稻田,时间和季节拍打着迎风而起的旗面。多少风雨从身边逝去,那些细长的旗杆依然岿然不动——到底还是守望最动人,带着朴素而坚定的信念,送走春夏,迎来秋收,直到金色的稻田一望无垠。

秋社庆典这一日,飘扬的风雨旗下,“福也,好啊!祈风调雨顺,庆五谷丰登啊”的“常山喝彩”,挥动镰刀割下的第一把秋日稻穗,长桌宴上的新米品尝……这些献给稻田的仪式,让一整年的勤劳,转化为喜悦,在打稻机轰响的脚踏声中,四散开来。

我想,正是这些美好,让一个平凡的丰收日变得隆重而意义非凡。我相信,将来的某一时刻,我们定然会重新忆起这日画面,连同黄昏的温度,晴日下的稻谷清香,收获的喜悦,在心中再次泛起温暖。

十日谈 生活中的美好

责编:郭影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场景是向冬天最好的致敬。